

278004

成都工學院圖書館

基本館藏

卷00五四 頌字等

卷00五四 庸字

卷00五二 庸字

卷00五二 庸字

卷00五三 庸字

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二

一束

中庸

中庸十一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朱子章句鮮上聲下同過則失中不及則未

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矣論語無能字朱晦菴大全集民鮮能久矣與甚矣吾衰也久矣之久同久矣之意得之程子輯畧程子曰中庸天下之至理德合中庸可謂至矣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鮮有中庸之德也一說民鮮能久行其道也呂曰中庸者天下之所共知天下之所共行猶寒而衣飢而食渴而飲不可須臾離也衆人之情厭常而喜新質薄而氣弱雖知不可離而亦不能久也惟君子之學自明而誠明而未至乎誠雖心悅而不去然知不可不思行不可不勉在思勉之分而氣不能無衰志不能無懈故有日月至焉者有三月不違者皆德之可久者也至于誠則不思不勉至於常久而不息非聖人其孰能之謝曰中不可過是以謂之至德過可爲

也。中不可爲，是以民鮮能久矣。楊曰：道止於中而已，過之則爲過，求至則爲不及，故惟中庸爲至。祝洙附錄語錄：民鮮久矣。緣下文有不能暮月守之說，故說者皆以爲久於其道之久。細考兩章相去甚遠，自不相蒙，亦只合依論語說。衛從集說建安游氏曰：德至於中庸，則全之盡之，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其至矣乎。舜之爲大孝，武王周公之爲達孝，則由此道而成名。此道而求其至也。若舜之爲大孝，武王周公之爲達孝，則由此道而成名也。于路問強，則將進此道而已。哀公問政，則將行此道而已。自備身以至懷諸侯，皆出於此道，不其至矣乎。然非至誠無息者，不足以體此。非自強不息者，不能以致此。故久於其道者，鮮矣。四明沈氏曰：至非極至之至，甚難言也。過非至不及，亦非至。箭鋒相連於毫芒，眇忽之微，用意以爲之，不可無意以爲之，亦不可百姓日用而不知者，安能久。此哉蔡淵思問中庸之德，天下莫加焉。世教衰微，民鮮能耳。趙順孫纂疏：過則失中，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陳氏曰：王者天下之理，無以加之謂然，亦人所同得。王論語：無能字。愚謂論語有之爲德也四字，不必言能，而能在其中，故下句無能字。此章無之爲德也四字，則有能知與不能知，能行與不能行，故下句有能字。意者論語是夫子本文，此章是子思樂括鏡魯石洞紀聞中庸。

乃事物當然之極不可加亦不可損故謂之至民者衆人之稱氣質之偏自古而然故鮮能者久釋義此章明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而衆人

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意同上先生曰中庸其至矣乎是說道不說德民鮮能久矣是以氣質言非以世教言子思是就論語中樂括將來說道故

上面去了之爲德也四字下面添一能字謂民能此中庸之道從古少矣

答金先生問陳櫟發明過則失中主致惟中庸之德爲至此處語才字又以

無過不及之中言庸字已說在前不年出前也二十九年集註亦云中庸

無過不及之名也胡炳文通仁壽李氏曰有周之末先王之迹未遠聖人

猶有久矣之嘆况後聖人又千百年者乎雖然首物則言之則過與不及

皆不可以言至自來世言之則過乎則者少不及乎則者多學者試以事

君之敬事父之孝與人之信反已而自省焉則其至與否可見矣江

陵項氏曰民鮮能久矣言人之不能知不能行也下章曰道之不行言非

不能行由於不能知也道之不明言非不能知由於不能行也通曰此

章比論語去之爲德也四字添一能字章句謂世教衰所以民鮮能饒氏

謂民氣質自偏故鮮能愚謂氣之偏故不能知質之偏故不能行世教又

衰無以矯其氣質之偏使之能知能行然子思引論語之言添一能字須

看下章許多能字。方見子思之意。鮮能知味。是不能知者。不能菴月守。是不能行者。中庸不可能言。非義精仁熟者。不能知。不能行。惟聖者能之。是專言聖人知之盡。仁之至。故獨能知行。至於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是愚者本不能知。能百倍其功。則能知柔者本不能行。能百倍其功。則能行。後面至誠能盡其性。是能知之盡。能行之至。唯至聖爲能聰明睿知。是能知。能寬裕溫柔。以下是能行。惟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是能行。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孰能知之。又說能知。有許多能字。則子思此章添一能字。固有旨哉。馬豫輝義按。章句能當作讀。屬上句。久矣二字別作句。諸說以鮮能久矣作句。非是。過則失中。至故推中庸之德爲至。說久曰中庸乃事。初當然之極。故謂之至。然亦人所同得。至民不興行。後程子云。民不興行。則行當作去聲。故鮮能之。鮮能之者。蓋謂少有能知能行者。今已久耳。語詳回。程子釋之以爲民解者。此中庸之德。今已久矣。此當依程子說。或問民鮮能久於其道。何如曰。不然。此章少承上言小人反中庸之義。而泛論之。未遽及夫不能久也。許謙叢說論語言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此章上無德字。下有能字。此能字。即所謂德也。但論語言中庸之德。此言中庸之道。史

伯璩管窺饒氏謂中庸其至矣乎是說道民鮮能是以氣質言非以世教言謂民能此中庸之道從古少矣論語是說德子思是櫟枯來說道故去了之爲德字添一能字此已於論語雅也篇之爲德也章辯之此不再述中庸其至矣乎章句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發明此處釋中字只以無過不及之中言庸字以訓在前不再出論語集註亦只言無過不及二處俱不言不偏不倚此是暗主饒說而引證以顯章句之不然也饒說之已詳知彼則知此矣庸訓在前不再出是也愚亦曰中字之訓在前本亦不再出但以欲顯至字之義故不得不如此說耳非再釋中而不及庸也論語本不言未發之中故但以無過不及釋之不可引彼以證此也薛季宣浪語集中正性也庸常道也居正有常所謂至德安之爲貴安之悠久之道也擇中庸而不能守非所謂安之者也曾貫標註中庸其至矣乎上章以君子小人對說此章專就君子說以見中庸之爲至然所謂至者非以高遠而不可及也特以民性之蔽而加之以世教之衰則民之鮮能者非道遠人自遠耳

程復心章圖
此皆不知戒

無忌憚

以反者言。

○小人有是

此以上言
當誣養性

中庸。

無過

情之正以

以至者言。

無不及

○民鮮能之

下主變化
氣質之偏

謹恐懼之弊

趙次誠考義第三章朱子嘗曰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德言心之所得行
言身之所行是中庸兼德與行而言也論語加之為德也四字而知中庸
之道有本於心得之要中庸如能之一字而知中庸之德有待於躬行之
功然朱子於論語引程子之言曰自世教衰民不興行少有此德久矣因
行之不興而知心之所得者少則民之無是德者由其不能行是行也雖
不言能而能之義實在焉其於中庸言惟中庸之德為至即論語所謂中
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又言自世教衰民不興行今已久矣即論語所謂
程子之言雖無之為德也之辭而德之義實在焉由此觀之行之所脩雖
在於人事之所能而事之所能實本於人心之所得二書之意相為發明

朱子訓釋初無異義許白雲因論語有德字中庸下文言道之不行不明
遂爲論語言中庸之德此言中庸之道蓋夫之矣李仁壽以爲自物則言
之則過與不及皆不可以言至自末世言之則過乎則者少不及乎則者
多而不知末世之過乎則者亦未嘗不多也下文言賢知之過愚不肖之
不及即世教衰民不興行之所致也蓋可謂不及者多而過者少乎
蓋其中庸之性至虛以爲體至神以爲用操之則存捨之則亡能操而常
存則誠誠則明明則能智矣誠則能聖矣能聖能智則可以盡人物之性
成天下之盛德大業而與天地爲一其德可謂至極矣以其德之至極故
中人已下其性雖有故曰至矣然則衆人之所不能久者情偽之相感穿
窬之心害之耳善端不能誠固利欲誘於外則寧窬之心作是以難久行
也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是也人知擇乎中庸而固執之終身由之
而不失者聖人之徒與孔子之門人自顏回而下日親炙於聖人之教猶
且日月至焉而已況其下者乎故曰民鮮能久矣晁景迂集子曰中庸其
至矣乎民鮮能久矣者何教之不行也有中庸之君斯有中庸之民也錢
時融堂嘗見世衰道微以無忌憚爲中庸者皆是是以鮮能者鮮愈見
其爲至耳三復久矣之歎可以想見三代之民蒙蒙爾集中庸非動亦非

靜而又非無動靜非虛亦非實而又非無虛實一而非執一無在無不在可謂至也已矣夫子緊切教人欲人於不睹不聞而謹其獨欲人知喜怒哀樂雖發而實未嘗發故曰中庸其至矣且傷世衰教失民之鮮能亦已久矣所以深警其聾聵也 中庸即中和也大本端的一毫不差達道普乎萬古無異函陰陽該動靜一而非執一無在無不在是所謂常中也此道其至矣哉噫民之鮮能何其久也服膺錄中庸不可能何謂鮮能與不可能先生曰中庸能字此子思子聞孔子之言不審孔子未嘗云能在論語止曰民鮮久矣無能字如子曰中庸不可能也此能是用意矣道無所能有能即非道字溪陽先生集民鮮久矣有兩說民少有能之者亦已久矣是一說中庸之德極至民鮮能久於中庸如乍見孺子而怵惕惻隱是中少間便有內文要譽惡其聲之類便私欲不中民鮮能久文公不取少能久於中庸之說用今已久說則上下章意貫而活道之不行章都說鮮能答棘與權窺豹管此發明時中之中以用言也註曰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是率性之謂道也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是又推本天命之性也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又言脩道之數不明也蓋中庸之至者是君子中庸民鮮能者是小人反中庸又引

起下章道之不行不明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也。性理會元伊川云中庸之為德民不可須臾離鮮有久行其道者也。晦菴謂此解出於門人之繆記後說見論語解實先主親筆也。當以後為正。或問孔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何也曰至所謂極也。極猶屋之極所處則至矣。下是為不及上焉則為過。或者曰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處人。如此則是聖賢所以自待者常過而以其所賤者事君親也而可乎。然則如之何曰高明則中庸也。高明者中庸之體中庸者高明之用爾。高明亦猶所謂至也。龜山胡祇通紫山集民鮮能久矣何也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雖於五常萬善反身而誠其氣質之偏賢者知者常失之過愚不肖者常失於不及或乍作而遽息日月至焉不能恒久而不易是所以民鮮久矣譬如飲食之美惡人皆知之亦有各嗜一味之偏不知酸苦甘辛鹹淡得中之正味况道之中庸乎故子思著中庸一書使人知道之體中而已道之用庸而已庸者平常恒久而不可易和在其中矣中之一字大矣廣矣天地萬物莫不在是一寒一暑中也一陰一陽中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中也五行相生相勝中也一晝一夜中也是所以謂之不偏也不倚也無過也無不及也大本之所以立也今日如是明日如是今日如是今月令歲如是至於萬萬歲

恒久不改易而如是。是以謂之庸也。達道之所以行也。所謂不易之定理也。非中則不能庸。非庸則中不立。是謂大道之體用。相生而相助也。在天下則京師爲中。帝王爲中。在一人則心爲中。在一草木則幹爲中。帝王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建中和之極。心爲人身之中。建立萬事。酬酢萬變。幹爲一草木之中。則下植根本。上達枝葉。故一中立而萬殊生。過者不及者偏者倚者。東西南北上下廉隅。皆歸極焉。皆會極焉。是以能無窮而不易。朱公遷通旨中庸之爲德也。難也。中庸其至矣乎。中三君子中庸。止小人而無忌憚也。中十二天下國家可均也。止中庸不可能也。中九素隱行惟正。惟聖者能之。中十一右以德行言而事理之中在其中。趙氏曰。有之爲德也。四字則不必言能。而能在其中。無之爲德也。四字則有能也不能之分。故下句著一能字。饒子曰。中庸爲德。以德言。中庸至矣。以道言。今按如饒子之說。則中庸至矣。一章當與下一類相從。但比章句之音小異。觀者擇焉可也。教不立。故民鮮能學。不至故中庸不可能。備知仁勇之德無過不及之敝。故惟聖者能彼小人反之則能之而不欲也。鄒霆炎衍義。孔子曰。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達中庸之德。其爲極至矣乎。無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而民鮮少能之久矣。魏公著句。解子曰。外天子

言中庸其至矣乎。通則夫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民鮮能久矣。世教既衰。民少能之。今已久矣。

右第三章

馬

緝義承上文而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而衆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不行不明之義。錢時融堂管見與上章反中庸之意相承。子曰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

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朱

章句知者之知。去聲。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朱子語類賢者過之。只知就其所長處著力做去。而不知擇乎中庸爾。朱子語類錄道之不行。由知者惟務求知。而不去行道之不明。惟賢者惟務力行。而不求知。問知者過之。如何。却說不行。賢者過之。如何。却說不明。先生云。知者緣他見得過高。便不肯行。故云不行。賢者資質既好。便不去講學。故云不明。智如

老佛皆是。賢如一種天資好人皆是。朱晦菴大全集答張敬夫道之不明不行。來喻與鄙意大指不異。但語有詳畧遠近不同耳。然熹所謂不必知。不必行。所當知所當行等句。正是要形容中字意思。所謂以爲不足行。以爲不必知。不知所以行。不求所以知等句。又是緊切關紐處。恐不可闕。但鄙論自覺有箇瑣碎促狹氣象。不能如來教之高明簡暢。爲可恨。然私竊以謂不期於同。而期於是而已。故又未能遽舍所安。萬一將來就此。或有尺寸之進。此病當自去耳。大抵近年所脩諸書多類此。以此未滿意。欲爲疎通簡易之說。又恐散漫無收拾處。不知所以裁之也。答萬正淳

楊氏解如者過之爲極高明而不知中庸之爲至。解賢者過之爲尊德性。而不及道問學。恐未安極高明而道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是徹上下貫本末工夫皆是一貫無適而非正也。如楊氏之說則上下本末可離而爲二矣。大槩得之。更宜體味。游氏引邵衍談天公孫龍詭辨爲智者之過亦未當。若佛老者知之過也。談天詭辨不足以爲知者之過。知者之過非一端。如權謀術數之類亦是。龍衍乃是狂妄。又不足以及此。程子遺書道之不明也。至不肖者不及也。賢者則只過當不肖。又却都依程子輯畧程子曰知者過之。若是聖人之知。豈更有過。又曰聖人與理爲一故

無過無不及而已矣其他皆以心處這箇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不及說林則錄語錄總論三章之旨問道之不明不行意曰今人都說得差了此正分明交互者知者恃其見之高而以道爲不足行此道之所以不行賢者恃其行之過而以道爲不足知此道之所以不明如舜之大知則知之不過而道所以行如跖之賢則行之不過而道所以明又曰舜其大知矣而好問好察通言則非知者之過執兩端用其中則非愚者之不及跖賢矣而能擇乎中庸則非賢者之過服膺勿失則非不肖之不及董誥前集卷一海陵胡氏曰道之不行以知愚言之道之不明以賢

不肖言之者知者有知之謂也賢者道藝德行之總稱其道允有知之人皆能之也明其道非大才大德之人則不可也故或言賢或言知者各係其輕重而言也愚與不肖對賢知言之因以別其名肖者似也本有賢人之質但以不能尊履賢人之業故曰不肖以此言之道之不行重於道之不明何哉道之不行尚有能明之者但不能行耳道之不明是世無人能之則夫中之道幾乎絕矣蕭陽林氏曰不必分知愚賢不肖之辯但聖人欲發揮其言而作中庸者只欲辭達故再言之不行不明初無差別南軒集所釋恐未安某嘗爲之說知者慕高遠之見而過乎中庸愚者又

拘於淺陋而不及乎中庸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賢者爲高絕之行而過乎中庸不肖者又安於九下而不及乎中庸此道之所以不明也。道之不由所見之差道之不明由所行之失此致知力行所以爲相須而成者也不識如何黃幹講義道者何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與人交之信根於吾心之本然而形見於事爲之當然者皆是也。曷嘗有過與不及之偏哉。過與不及此道所以不明不行也。然嘗竊有疑焉。賢之與智人品之最髙者也。一有過焉則無異於愚不肖志於道而有不及特未達夫道耳其與違夫道者一問矣。而遂指以爲愚不肖焉。何哉。蓋道之在於天下中而已。過非中也。不及非中也。賢且智而失之過則如楊墨佛老而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豈不深可畏哉。志於道而不能以合夫當然之理則明有所未通誠有所未立雖謂之愚不肖可也。聖賢衡道之嚴所以力勉夫人以大中之道者蓋若此然則學者當如何哉。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不惑乎賢且智之過不墮乎愚不肖者之不及則庶乎其可也。若曰學可以不講而一蹴可以至乎聖賢之域既未免乎賢且智之過至於用力不篤則悠悠玩日而卒無得則雖謂之愚不肖亦妄不可哉。同志其勉之。趙順孫慕疏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陳氏曰道即中而已此乃

天命之本然率性之當然底知愚賢不肖至失其中也陳氏曰凡具於人者道理都一般但氣質之不同故有智愚賢不肖之別爾既有智愚賢不肖之別所以有過不及之差過與不及皆非中也知者知之過至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陳氏曰知者說道理太高其實行不得愚者則又懵然無知不知所以行賢者行之過至不明也陳氏曰賢者所行過當其實是見理未到不肖者不能行不求所以知陳氏詳解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道即中道所以不行於天下者我知其故矣知者過之也者知之過情其見焉而以道為不足非愚者不及也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中道之所以不明於天下也我亦知其故也賢者過之賢者行之過情其能行而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也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胡炳文通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通曰只是一道字首章釋道也者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焉下文不可湏臾離而言也此章釋道字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焉下文過不及而言也然事物當然之理即是天理之當然性之德而具於心亦中而已矣持具於心者是無偏無倚之中此是無過不及之中章句錯錄不差也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

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北山陳氏曰：世之高明洞達，識見絕人者，其持論常高，其視薄物細故，若將浼焉，則必不屑爲中庸之行。如老佛之徒，本知者也，求以達理而反滅人類，非過乎？至於昏迷淺陋之人，則又蔽於一曲而暗於大理，是又不及矣。二者皆不能行道，世之刻意厲行，勇於有爲者，其操行常高，其視流俗，訪世若將浼焉，則必不復求知於中庸之理，如晨門荷蓀之徒，本賢者也，累於潔身而反亂大倫，非過乎？至於闇葷卑污之人，則又安於故常而溺於物欲，是又不及矣。二者皆不能明道，新安王氏曰：自世俗觀之，過疑勝於不及，自道言之，其不合於中庸則一。子路過於勇，子貢過於辯，子張過於莊，至於曾皙牧皮之狂，往往皆失之過。夫子每每抑之，欲其反而就中也。通曰：道至中而止，纔過之便不是中，便易流於異端。程子曰：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子思此章分道之不行不明而下章即舜之知言，道之所以行即回之賢言，道之所以明即此意也。道不明則學不傳，故朱子曰：中庸一書，子思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兼後面欲說知仁勇此章又爲此三者發端而言知者知之過，以道爲不足行，不仁也；賢者行之過，以道爲不足知，不智也；愚不肖者安於不及不能勉而進不勇也。爲解緝義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